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元 文 類

(七)

蘇 天 爵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元 文 類  
(七)

蘇天爵編

國學基本叢書

# 元文類卷之四十三

雜著

四經序錄

易書詩春秋

吳澂

易伏羲之易。昔在皇羲始畫八卦。因而重之。爲六十四。當是時。易有圖而無書也。後聖因之。作連山。作歸藏。作周易。雖一本諸伏羲之圖。而其取用。蓋各不同焉。三易既亡其二。而周易獨存。世儒誦習。知有周易而已。伏羲之圖。鮮或傳授。而淪落于方伎家。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。而讀者莫之察也。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。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。而學易者。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。今於易之一經。首揭此圖。冠於經端。以爲伏羲之易。而後以三易繼之。蓋欲使夫學者。知易之本原。不至尋流逐末。而昧其所自云爾。

連山。夏之易。周禮太卜掌三易。一曰連山。二曰歸藏。三曰周易。其經卦皆八。其別皆六十有四。或曰。神農作連山。夏因之。以其首艮。故曰連山。今亡。

歸藏。商之易。子曰。我欲觀夏道。是故之宋。而不足徵也。吾得坤乾焉。說者以坤乾爲歸藏。或曰。黃帝作歸藏。商因之。以其首坤。故曰歸藏。今亡。

周易。上下經二篇。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。上下文言。說卦。序卦。雜卦。傳十篇。夫子作。秦焚書。周易以占筮。

獨存漢志易十二篇。蓋經二傳十也。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。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。以逮於今。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。而朱子因之。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。故今重加修訂。視舊本頗爲精善。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。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。

書二十八篇。漢伏生所口授者。所謂今文書也。伏生故爲秦博士。焚書時。生壁藏之。其後兵起流亡。漢定。生求其書亡數十篇。獨得二十八篇。以教授於齊魯之間。孝文時。求能治尙書者。天下無有。欲召生。時年九十餘矣。不能行。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。生老言不可曉。使其女傳言教錯。齊人語多與潁川異。錯所不知。凡十二三。略以其意屬讀而已。夫此二十八篇。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。其間闕誤顛倒固多。然不害其爲古書也。漢魏數百年間。諸儒所治。不過此爾。當時以應二十八宿。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。猶有書也。東晉元帝時。有豫章內史梅賾。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。稱爲孔氏壁中古文。鄭冲授之。蘇愉授梁柳。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。以授臧曹。曹授梅賾。賾遂奉上其書。今考傳記所引古書。在二十五篇之內者。鄭元。趙岐。韋昭。王肅。杜預。輩並指爲逸書。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。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。以爲漢儒所傳。確然可信。而晉世晚出之書。別見于後。以俟後之君子擇焉。

書二十五篇。晉梅賾所奏上者。所謂古文書也。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。晁錯所受伏生書。以隸寫之。隸者。當世通行之字也。故曰今文。魯恭王壞孔子宅。得壁中所藏。皆科斗書。科斗者。倉頡所製之字也。故曰古文。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。後有張霸。僞作舜典。汨作九共九篇。大禹謨。益稷。五子之歌。胤征。湯誥。咸有一德。典寶。伊訓。肆命。原命。武成。旅獒。僞作舜典。汨作九共九篇。大禹謨。益稷。五子之歌。胤征。湯誥。咸

十六卷二十九篇者。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。及武帝時增僞秦誓一篇也。古經十六卷者。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。漢儒所治。不過伏生書及僞秦誓。共二十九篇爾。張霸僞古文雖在。而辭義蕪鄙。不足取重於世。以售其欺。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。則凡傳記所引書語。注家指爲逸書者。收拾無遺。既有證驗。而其言率依於理。比張霸僞書遼絕矣。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。雜以新出之書。通爲五十八篇。并書序一篇。凡五十九。有孔安國傳及序。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。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。自是以後。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。止有二十九篇者。廢不復行。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。孤行於世。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。誰復能辨。竊嘗讀之。伏氏書雖難盡通。然辭義古奧。其爲上古之書無疑。梅賾所增二十五篇。體製如出一手。采集補綴。雖無一字無所本。而平緩卑弱。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。夫千年古書。最晚乃出。而字畫略無脫誤。文勢略無齟齬。不亦大可疑乎。吳氏曰。增多之書。皆文從字順。非若伏生之書。詰曲聱牙。夫四代之書。作者不一。乃至二人之手。而定爲二體。其亦難言矣。朱子曰。書凡易讀者。皆古文。豈數百年壁中之物。不訛損一字者。又曰。伏生所傳皆難讀。如何伏生惟記其所難。而易者全不能記也。又曰。孔書至東晉方出。前此諸儒皆未見。可疑之甚。又曰。書序伏生時無之。其文甚弱。亦不是前漢人文字。只似後漢末人。又曰。小序決非孔門之舊。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。又曰。先漢文字重厚。今大序格致極輕。又曰。尙書孔安國傳。是魏晉間人作。託安國爲名耳。又曰。孔傳並序。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。與孔叢子同。是一手僞書。蓋其言多相表裏。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。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。顧澂何敢質斯疑。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。則是非之心。不可得而昧也。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

爲卷。裘以別於伏氏之書。而小序各冠篇首者。復合爲一。以寘其後。孔氏序亦并附焉。而因及其所可疑。非激之私言也。聞之先儒云爾。

詩風雅頌。凡三百十一篇。皆古之樂章。六篇無辭者。笙詩也。舊蓋有譜。以記其音節。而今亡。其三百五篇。則歌辭也。樂有八物。人聲爲貴。故樂有歌。歌有辭。鄉樂之歌曰風。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。人心自然之樂也。故先王采以入樂。而被之弦歌。朝廷之樂歌曰雅。宗廟之樂歌曰頌。於燕饗焉用之。於會朝焉用之。於享祀焉用之。因是樂之施於是事。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。然則風因詩而爲樂。雅頌因樂而爲詩。詩之先後於樂不同。其爲歌辭一也。經遭秦火。樂亡而詩存。漢儒以義說詩。旣不知詩之爲樂矣。而其所說之義。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。由漢以來。說三百篇之義者。一本詩序。詩序不知始於何人。後儒從而增益之。鄭氏謂序自爲一編。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。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。詩自詩。序自序。序之非經本旨者。學者猶可考見。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。則未讀經文。先讀詩序。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。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。於是讀者。必索詩於序之中。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。宋儒頗有覺其非者。而莫能去也。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。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。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。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。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。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。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。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。今因朱子所定。去各篇之序。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。學者因得以詩求詩。而不爲序說所惑。若夫詩篇次第。則文王之二南。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。成王之雅頌。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。變雅之中。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。今旣無從考據。不敢輒爲之紛更。至若變風雖入樂歌。而未必皆有所用。變

雅或擬樂辭。而未必皆爲樂作。其與風雅合編。蓋因類附載云爾。商頌。商時詩也。七月。夏時詩也。皆異代之辭。故處頌詩。風詩之末。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。以頌其君。不得謂之風。故係之頌。周公居東時詩。非擬朝廷樂歌。而作不得謂之雅。故附之豳風焉。

春秋經十二篇。左氏、公羊、穀梁。文有不同。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。於臨漳郡。春秋一經。止用左氏經文。而曰公穀二經。所以異者。類多人名地名。而非大義所繫。故不能悉具。激竊謂三傳得失。先儒固言之矣。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。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。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。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。況人名地名之殊。或繇語音字畫之外。此類壹從左氏是也。然有考之於義的。然見左氏爲失。而公穀爲得者。則又豈容以偏徇哉。嗚呼。聖人筆削魯史。致謹於一字之微。三家去夫子未久也。文之脫謬。已不能是正。尙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。漢儒專門守殘護闕。不合不公。誰復能貫穿異同。而有所去取。至唐啖助、趙匡、陸淳三子。始能信經駁傳。以聖人書法。纂而爲例。得其義者十七八。自漢以來。未聞或之先也。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。用意密矣。惜其與奪。未能悉當。閒嘗再爲審訂。以成其美。其閒不繫乎大義者。趙氏於三家從其多。今則如朱氏意。專以左氏爲主。儻義有不然。則從其是。左氏雖有事跡。亦不從也。一斷諸義。而已。嗚呼。屬辭比事。春秋教也。激欲因啖、趙、陸氏遺說。博之以諸家。參之以管見。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。而是經無不通之例。不敢隨文生義。以侮聖言。顧有此志。而未暇就。故先爲正其史之文。如此。若聖人所取之義。則俟同志者共講焉。

三禮敍錄

儀禮周官小戴記大戴記

儀禮十七篇。漢興高堂生得之。以授瑕邱蕭奮。奮授東海孟卿。卿授后倉。倉授戴德。戴聖。大戴。小戴。及劉氏別錄。所傳十七篇。次第各不同。尊卑吉凶。先後倫序。惟別錄爲優。故鄭氏用之。今行於世。禮經殘缺之餘。獨此十七篇爲完書。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。況其下者。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。廢黜此經。學者益罕傳習。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。而謂三禮體大。未能緒正。晚年欲成其書。於此至惓惓也。經傳通解。乃其編類草藁。將俟喪祭禮畢。而筆削焉。無祿弗逮。遂爲萬世之闕典。激每伏讀而爲之惋惜。竊謂樂經既亡。禮經僅存。周易之彖傳。象傳。本與繫辭。文言。說卦。序卦。雜卦。諸傳。共爲十翼。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。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。詩書之序。本自爲十編。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。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。春秋三經三傳。初皆別行。公穀配經。其來已久。最後注左氏者。又分傳以附經之年。何居史傳文序文。與經混淆。不惟非所以尊經。且於文義多所梗礙。歷千數百年。而莫之或非也。莫之或正也。至東萊呂氏。於易始因晁氏本。定爲經二篇。傳十篇。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。合而爲一。以寘經後。春秋一經。雖未暇詳校。而亦別出左氏經文。併以刊之。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。五經之中。其未爲諸儒所亂者。惟二禮經。然三百三千。不存蓋十之九矣。朱子補其遺闕。則編類之初。不得不以儀禮爲綱。而各疏其下。脫藁之下。必將有所科別。決不但如今藁本而已。若執藁本爲定。則經之章也。而以後記補記補傳。分隸分古於其左也。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。有以異乎否也。經之篇也。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。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。有以異乎否也。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。旣幸而正。而儀禮之一經。又不幸而亂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。徒知尊信草創之書。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。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。



哉。嗚呼。由朱子而來。至於今將百年。然而無有乎爾。激之至愚不肖。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。實受罔極之恩。善繼者卒。其未卒之志。善述者成。其未成之事。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。是以忘其僭妄。輒因朱子所分禮章。重加倫紀。其經後之記。依經章次秩敘。其文不敢割裂。一仍其舊。附于篇終。其十七篇次第。並如鄭氏本。更不閒以它篇。庶十七篇正經。不至雜糅二戴之記。中有經篇者。離之爲逸經。禮各有義。則經之傳也。以戴氏所存。兼劉氏所補。合之而爲傳。正經居首。逸經次之。傳終焉。皆別爲卷。而不相紊。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。朱子所輯。及黃氏喪禮。楊氏祭禮。亦參伍以去其重複。名曰朱氏記。而與二戴爲三。凡周公之典。其未墜於地者。蓋略包舉而無遺。造化之運不息。則天之所秩。未必終古而廢壞。有議禮制度考文者。出所損所益。百世可知也。雖然。苟非其人。禮不虛行。存誠主敬。致知力行。下學而上達。多識而一貫。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。俾吾朱子之學。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。激也不敢自棄同志。其尙敦勸之哉。

儀禮逸經八篇。激所纂次。漢興。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。後魯共王壞孔子宅。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。凡五十六篇。河閒獻王得而上之。其十七篇。與儀禮正同。餘三十九篇。藏在祕府。謂之逸禮。哀帝初。劉歆欲以列之學官。而諸博士不肯置對。竟不得立。孔鄭所引逸禮。中蠶禮。禘于太廟禮。王居明堂禮。皆其篇也。唐初猶存。諸儒曾不以爲意。遂至於亡惜哉。今所纂八篇。其二取之小戴記。其三取之大戴記。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。中蠶也。禘于太廟也。王居明堂也。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。而投壺之類。未有考焉。疑古禮逸者甚多。不止於三十九也。投壺奔喪篇首。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。公冠等三篇。雖已不存此例。蓋作

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。非復正經全篇矣。投壺大小戴不同。奔喪與逸禮亦異。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。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。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。然實爲禮經之正篇。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。故特纂爲逸經。以續十七篇之末。至若中霽以下三篇。其經亡矣。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。片言隻字之未泯者。猶必收拾而不敢遺。亦我愛其禮之意也。

儀禮傳十篇。激所纂次。按儀禮有士冠禮。士昏禮。戴記則有冠義。昏義。儀禮有鄉飲酒禮。鄉射禮。大射禮。戴記則有鄉飲酒義。射義。以至於燕聘皆然。蓋周末漢初之人。作以釋儀禮。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。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。故不以入記。依儀禮篇次。粹爲一編。文有不次者。頗爲更定。射義一篇。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。雖然無倫。釐之爲鄉射義。大射義二篇。士相見義。公食大夫義。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。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。於是儀禮之經。自一至九。經各有其傳矣。惟覲義闕然。大戴朝事一篇。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。故以備覲禮之義。而共爲傳十篇云。

周官六篇。其冬官一篇闕。漢藝文志序。列於禮家。後人名曰周禮。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。老樂工。因得春官。大司樂之章。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。購得周官五篇。武帝求遺書得之。藏于祕府。禮家諸儒皆莫之見。哀帝時。劉歆校理祕書。始著于錄。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。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。鄭衆賈逵受業於杜。漢末馬融傳之。鄭元元所注。今行於世。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。王文公又爲新義。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。但當時行之。恐未能盡。後聖雖復損益可也。至若肆爲排牴訾毀之言。則愚陋無知之人耳。冬官雖闕。今仍存其目。而考工記別爲一卷。附之經後云。

小戴記三十六篇。澂所序次。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。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。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。曲禮、檀弓、雜記分上下。馬氏增以月令、明堂位、樂記、鄭氏從而爲之注。總四十九篇。精粗雜記。靡所不有。秦火之餘。區區掇拾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。雖不能以皆醇。然先生之遺制。聖賢之格言。往往賴之而存。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。多是記者旁搜博采。勦取殘編斷簡。會粹成篇。無復詮次。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。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。不知其書果何如也。而不可得見。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。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。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。呂氏既不及答。而朱子亦不及爲。幸其大綱存於文集。猶可考也。晚年編校儀禮經傳。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。其閒所附戴記數篇。或削本篇之文。補以它篇之文。今則不敢故止。就本篇之中。科分櫛剔。以類相從。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。章之大指。標識于左。庶讀者開卷瞭然。若其篇第。則大學、中庸、程子、朱子。旣表章之。以興論語、孟子。並而爲四書。固不容復廁之禮篇。而投壺奔喪。實爲禮之正經。亦不可以雜之於記。其冠義、昏義、鄉飲酒義、射義、燕義、聘義六篇。正釋儀禮。別輯爲傳。以附經後矣。此外猶三十六篇。曰通禮者九。曲禮內則少儀、玉藻、通記、小大儀文。而深衣附焉。月令、王制、專記國家制度。而文王世子、明堂位、附焉。曰喪禮者十。有一喪大記、雜記、喪服、小記、服問、檀弓、曾子問六篇。記喪。而大傳、問傳、問喪三年、問喪服、四制五篇。則喪之義也。曰祭禮者四。祭法一篇。記祭。而郊、特牲、祭義、祭統三篇。則祭之義也。曰通論者十。有二禮運、禮器、經解一類。哀公問、仲尼燕居、孔子閒居一類。坊記、表記、緇衣一類。儒行自爲一類。學記、樂記、其文雅馴。非諸篇比。則以爲是書之終。嗚呼。由漢以來。此書千有餘歲矣。而其顛倒糾紛。至朱子始欲

爲之是正而未及竟。豈無望於後之人歟。用敢竊取其義。修而成之。篇章文句。秩然有倫。先後始終。頗爲精審。將來學禮之君子。於此考信。豈有取乎。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。

大戴記三十四篇。激所序次。按隋志。大戴記八十五篇。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。始三十九。終八十一。當爲四十三篇。中間第四十三。第四十四。第四十五。第六十一。四篇復闕。第七十三。有二。總四十篇。據云八十五篇。則未又闕其四。或云。止八十一。皆不可考。竊意大戴類粹此記。多爲小戴所取。後人合其餘篇。仍爲大戴記。已入小戴記者。不復錄。而闕其篇。是以其書冗泛。不及小戴書甚。蓋彼其膏華。而此其渣滓爾。然尙或閒存精語。不可棄遺。其與小戴重者。投壺。哀公問也。投壺。公冠。諸侯遷廟。諸侯釁廟。四篇。旣入儀禮。逸經。朝事一篇。又在儀禮傳。哀公問小戴已取之。則於彼宜存。於此宜去。此外猶三十四篇。夏小正。猶月令也。明堂。猶明堂位也。本命以下。雜錄事辭。多與家語。荀子。賈傅等書相出入。非專爲記禮設。禮運以下。諸篇之比也。小戴文多綴補。而此皆成篇。故其篇中章句。罕所更定。惟其文字。錯誤。參互。考校。未能盡正。尙以俟。好古博學之君子云。

春秋諸國統紀序錄

齊履謙

孔子嘗曰。我欲觀夏道。是故之杞。而不足證也。我欲觀商道。是故之宋。而不足證也。我觀周道。幽厲傷之。吾舍魯何適矣。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。故學春秋者。當先觀聖人所書。一魯十二公。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。其文可證也。其誼可推也。其治亂得失。反復一代之變。可覆而視也。始於隱元者。魯史之所自起也。志禮樂。志征伐。志會盟。志賦稅。志軍甲。志城築。志蒐閱。志災異。志世卿。志夫人。內女。獨備於諸國。

者。非特爲詳內錄也。夫以春秋而視周典。則魯爲極亂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。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。至道難易之等差哉。因其事著其筆削。蓋所以訓也。後之作者。尙有考於斯。故敍魯國春秋統紀第一。詩降黍離於國風。示天下不復有雅。春秋夷周室於侯邦。傷王道莫之能亢也。當是時。周史固在也。十三王之世次。先後可考也。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。而但以周正首事。其意可知也。書歸物者三。書來求者三。書錫命者三。書出師者三。書天王出居于鄭。繼書天王居于狄泉。入于成周。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。書天王殺其弟佖。夫繼書王室亂。王子猛卒。德日腴。力日蹙。變日極矣。孔子曰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蓋傷周室陵遲。雖有繼世之王。亦不能以復興矣。此制作之本旨也。豈有禮樂征伐。不自己而出哉。故敍周王春秋統紀第二。

公羊氏曰。大國言齊宋。夫宋王者之後。而中國之望也。陳舜之後也。杞夏之後也。宋商之後也。原其始封。皆公爵也。而在春秋。陳但稱侯。杞則始稱侯。至莊之二十七年。書伯僖之三十三年。降而書子。訖春秋之世。凡三書而三降焉。惟宋獨終始公爵。雖襄公圖霸無功。戰敗身傷。而宋爲諸侯之望。曾不改舊。故晉文以解宋圍。而成一戰之霸。悼公以討魚石。而興三駕之功。春秋外平不書。至宋楚平則書之。其大勢可見矣。故敍宋國春秋統紀第三。

五霸前此未有也。齊削之。而晉次之也。雖然。當是時也。王道衰。諸侯恣威勢。以相脅。傾詐以相尙。天下皆是也。大則宋魯衛鄭之邦。小則邾莒滕薛之國。其能知尊周者誰歟。以禮爲國者誰歟。推其本心。無非桓文也。考其行事。亦無非桓文也。其所以不爲桓文者。非不欲也。特智有所不逮。力有所不及耳。故孟子論

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爲稱者。意蓋如此。故敍齊國春秋統紀第四。

近代永嘉陳氏有言。古者諸侯無私史。晉之乘。楚之檮杌。魯之春秋。皆東遷之史也。今以此言考之。春秋凡諸侯書卒者。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。其不書卒者。或國滅失其本史。或國雖在而未有史。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。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卽見者。有近後方有者。若秦至文十八年。始書康公卒。薛至莊三十一年。始書薛伯卒。杞至僖二十三年。始書成公卒。莒至成十四年。始書渠丘公卒。邾至莊十六年。始書邾子克卒。許至僖四年。始書穆公卒。楚至宣十八年。始書莊王卒。吳至襄十二年。始書王壽夢卒。晉則至僖九年。始書獻公卒。凡此其史之所起。有久近。故其世次所書。有先後。然則陳氏之言。於是乎信。故敍晉國春秋統紀第五。

子路問於孔子曰。衛君待子而爲政。子將奚先。孔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事不成。禮樂不興。刑罰不中。而民無所措手足。夫靈公黜其子。而子其孫。出公不父其父。而禰其祖。蒯賸爭入。曼姑圍戚。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。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。然此言也。雖則專爲衛輒而發。夷考春秋所書。若州吁。若惠公。若公孫剽。本其禍亂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。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。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。不然。衛以康叔封國。察其政俗。兄弟吾魯。加以內無專國之臣。外少諸侯之事。於斯時也。苟能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。其於禮樂之興也。何有。故敍衛國春秋統紀第六。

古者王制。諸侯之爵。次其先後有序。在周官大司馬。設儀辨位。以等邦國。猶天建地設。不可亂也。及春秋

時禮制既亡。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。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。故自入春秋。蔡常先衛。隱十年伐戴。書宋人。蔡人。衛人。桓五年伐鄭。書蔡人。衛人。陳人。十四年又伐鄭。書齊人。蔡人。衛人。陳人。十六年會于曹。猶書宋公。蔡侯。衛侯。皆先衛也。自是厥後。伐鄭之役。納衛惠之師。遂序於衛陳之下矣。雖云至有後先。亦以國勢孱弱。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。其世從楚。而受楚禍也宜哉。故敍蔡國春秋統紀第七。

春秋赴告之說。始於左氏。其言曰。諸侯有命。告則書。不然則否。師出臧否亦如之。雖及滅國。滅不告。敗勝不告。克不書于策。其意本謂隣國相好。或同惡以相仇。或同利以相濟。於是乎有赴告之命。如傳言。宋人取邾田。邾人告於鄭曰。請君釋憾於宋。敝邑爲道。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。非謂每事每國。必皆赴告。凡春秋所有事。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。誠如此言。不惟當時諸國。封壤有遠近。情好有疎密。而且國有諱忌。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。及不能告者。而春秋備書之。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。陳侯鮑卒。甲戌之下。本闕陳佗作亂事。而左傳以謂陳亂。國人分散。故再赴。昭九年夏四月。陳災。陳亡矣。定無來告者。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。還言之朝。凡若此者。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。要之春秋之作。各從本史。於理爲通。赴告之說。恐不盡然也。故敍陳國春秋統紀第八。

鄭在春秋列國。最爲後封。於諸姬爲近。然當春秋之初。鄭爲亂階。書克段。書來輸平。書歸祊。書假許田。書從王伐鄭。皆特筆也。其後方楚之北征。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。適當其衝。陳蔡許終始春秋。甘爲楚之從。而鄭介晉楚之間。居二國必爭之地。朝從楚盟。晉師暮至。暮從晉盟。楚師朝至。其爲國也難哉。向非子產以禮自固。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。則鄭國之丘墟。當不終於春秋矣。善乎劉安世之論曰。鄭蕞爾國。又

時有君臣之亂。得子產然後安。然子產爲政時。晉楚漸衰。又能事之。區區小國。攝乎大國之間。能自保己爲難。若妄作則滅亡矣。傳稱子產善相小國。謂此也。故敍鄭國春秋統紀第九。

春秋之用兵。輕重淺深。各有不同。而其甚莫極於滅。滅者亡國之重辭也。宋景公入曹。以曹伯陽歸。春秋止書入。而左氏傳其事。謂曹伯陽好田弋。鄙人公孫彊。因進田弋之說。陽好之。彊因言霸說。陽乃背晉而好宋。宋伐之。晉不救。而遂滅。故嘗因是考之。經有書滅。而實未嘗滅者。襄六年。書莒人滅鄆。昭四年。書取鄆。是則鄆未嘗滅。定六年。書鄭游速帥師滅許。以許男斯歸。哀三年。書許男成卒。則是許未嘗滅。亦有經書入。而傳則謂滅國。亦不復見者。僖三十年。書秦人入滑。傳謂滅滑。而還。而滑亦不復見。哀八年。書宋公入曹。傳謂晉不救。而遂滅。而曹亦不復見。蓋未嘗滅者。或復存之。其入而國不復見者。皆自亡也。故敍曹國春秋統紀第十。

秦自穆公始入春秋。僖十五年。與晉惠公戰于韓原。其勢固已悍然矣。及再納晉文。主盟中華。穆公外雖從晉盟會。內則蓄其威武。投閒抵隙。待時而發。故文公方卒。今年滅滑。明年伐晉。用敗殺之。帥出罪己之言。威行東夏。奄宅西戎。斯可謂秦之顯公矣。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。入滑圍鄭。盟于翟泉。會于溫。師于城濮。凡穆公之事。莫不皆備錄之。康共而下。則若有不盡記者。非闕文也。直謂其不足詳耳。故敍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。

春秋降爵之國。薛自侯降爲伯。滕自侯降爲子。杞自公降爲侯。又降爲伯。又降爲子。雖其所以降不可知。固以見其國勢朘削。日就卑替。或曰薛與滕杞。自入春秋。不與諸侯會盟者。各百餘年。至成五年。蟲牢始



書杞伯成。十三年伐秦。始書滕人。襄元年圍彭城。始書薛人。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。曰是又不然。夫春秋之有會盟。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。故其徵令不濫。而諸侯有序。葵丘之盟。盟之大者也。而與盟者止於八國。杞滕薛不在焉。踐土之盟。亦盟之大者也。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。杞滕薛亦不在焉。此桓文之盛。而小國所以賴也。霸政下衰。盟會數而賦役煩。雖大國容有不至。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。莫不奔走而聽命。雖空乏其國家。困踣於道路。而有不遑恤者。且宋災細故也。爲會而更所喪者。十有二國也。城杞末務也。相率而受其功者。亦十有二國也。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。在會者十有八國。而劉子且不數焉。其得失可知也。由是言之。其得與於會盟者。非進之也。適所以就其卑替耳。故敍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。杞既降而書子矣。而又退從人臣之列。其降而書子。吾不知其所從來。退從人臣之列。則有任其責者矣。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。以襄二十九年。書杞子來盟。則見之也。經有書來盟者矣。桓十四年。鄭語來盟。閔二年。齊高子來盟。僖四年。楚屈完來盟。文十五年。宋華孫來盟。宣七年。衛孫良夫來盟。皆人臣也。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。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。左氏曰。杞文公來盟。書曰子賤之也。此說非也。賤之意。其不在於書子也。夫杞夏之後。而天子之事守也。禮秩之降。一至於此。宜乎夫子嘗曰。吾說夏禮。杞不足徵也。故敍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。

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。惟二事。滕侯、薛侯、邾人、牟人、葛人。是也。何以知爲旅見。卽其所書而知之也。古者諸侯之邦交。名位不同。禮亦異數。至於旅見。則必均其辭號者。所以一貴賤。齊等威也。然則謂之侯者。以君禮見者也。不謂之侯者。不以君禮見者也。滕本非侯也。薛亦然。或者之說。有如此者。故敍滕國春